



非典型 公仆

铁戈 著
花城出版社

北京市东城区图书馆



90287070

非典型 公仆

铁戈 著



RBF 9/03

花城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非典型公仆

铁戈著.

- 广州:花城出版社,2003.4

ISBN 7-5360-4056-3

I. 非...

II. 铁...

III.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3) 第 032131 号

责任编辑:谢日新

技术编辑:易平

封面设计:王越

出版发行 花城出版社

(广州市环市东路水荫路 11 号)

经 销 广东新华发行集团

印 刷 江门新华印刷厂

(江门市华园中路 25 号)

开 本 850×1168 毫米 32 开

印 张 11.875 1 插页

字 数 270,000 字

版 次 2003 年 6 月第 1 版 2003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 10,000 册

书 号 ISBN 7-5360-4056-3/I·3277

定 价 21.00 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请直接与印刷厂联系调换。

内 容 提 要

省委某处长邵谦作为拟提拔的后备干部到县级市蒙阳任市委书记。手持尚方宝剑又是第一把手的他本想大干一番，但在当地干部的地方主义、山头主义以及盘根错节的各种关系网面前处处碰壁、层层出错，最后败于别人精心设计的阴谋之中，只好灰溜溜地离开了他挚爱而又令他无比伤心的这片土地。邵谦的遭遇表明：带有封建色彩的地方主义、山头主义与我党的宗旨格格不入。

深秋时节。

一轮皎洁的明月，如银盘似地挂在繁星万点却又无一丝云彩的苍穹中，如水银般的洁白，柔柔地放出银白色的光彩，倾泻在广袤无际的大地上，把个偌大的蒙阳城照得明晃晃的。往日，那万盏路灯、街灯、霓虹灯，似乎失去了应有的魅力。纵横全城的两条主街中山路和蒙山大道上那川流不息的各种车辆，也似乎怕惊扰了这难得的宁静。不时响起的车笛声，很短、很轻。像少妇在那种最兴奋时刻里的那充满甜蜜蜜般的呻吟。听起来，能勾起人们无尽的回味。

蒙阳市委机关的市干楼，紧靠蒙山山脚边。

这是一幢新建的供市级领导住的楼舍，其款式、造型、设计和用料并不落后于州府、省城的高干楼、高知楼。这座市干楼对于蒙阳城的人们来说，褒贬不一。有说是权力楼，有说是腐败楼，还有说是民脂民膏楼。权力也罢、腐败也罢、还是民脂民膏也罢，反正，住在这里的都是在蒙阳市手握重权的人物。是一群能主宰全市八十八万人口荣辱升迁的人物。如市委书记、市长、党群书记、市委政法委书记、常务副市长、组织部长以及一般的常委等等。

市委书记邵谦住在市干楼三楼东侧，这个楼层是市委办厅

主任厉奇志安排的。

在住房的事上，蒙阳有“金三银四”之说，“三层金窝窝，四层银窝窝”。但是，市委书记邵谦却感觉不出是住在金窝窝的味道。从省委大院一个要害部门的处级干部岗位上，离别娇妻爱女，孤单一人来到蒙阳市任市委书记已快一年了。在这远离省城却又南临 K 省的一个南方中等城市中，作为一个市委书记，一个市的头号人物，他每天政务纷繁。但是，一到晚上，闲下来，一个人孤身独影，呆在这一百二十平方米房间里，无尽的烦恼便冲上心头。在一个市里，每天都有扯不尽的揪心事，说不尽道不明的人际关系，还有开不完的会，谈不完的话，看不尽的文件。只有落黑归屋，脑海里才得以稍稍的平静。但又不是完完全全平静，虽说他是一个市委书记，但也是一个人，一个具有七情六欲的凡人。他也会想凡人都会想的事，想家想亲人。省城的高楼、大厦、立交桥，如水一样流泻的车流和熙熙攘攘的人流。在这座美丽、繁华、欣欣向荣的城市里有他的娇妻和爱女。

邵谦的妻子姓肖，名婕。有人在场时邵谦喊她肖婕，无人时喊小婕。肖婕的脸蛋蛋长得不是十分的俏丽，却十分耐看，身材修长，各个部位搭配得十分妥帖。一个刚迈进 30 岁门槛的女人，身居闹市，不施粉黛，也真是难得！在邵谦面前永远是掩饰不住万分的娇媚。一开口，说出的话语细细地、软软的。结婚近十年了，仍是一副淑女样。她永远是那样安详、平和。每次与邵谦亲热，邵谦总感觉肖婕的小嘴唇儿、舌尖尖儿，永远是那样香香的、甜甜的。亲一口，心里甜蜜蜜的。只要家无人，女儿邵丹放学未归时，邵谦总要抱抱肖婕。肖婕是省委大院锅炉房一个普工的独生女儿，在省委大院一个部门的文印室做打字员。他们是怎么结合的？一位抗战时期的厅级干

部的儿子和一个机关小普工女儿的结合，无从考究，也无法考究。结婚十多年来，两口之间从未红过脸，拌过嘴。从省城来到蒙阳任职后，邵谦的秘书张桂生总觉得邵书记怪怪的，怪就怪在邵书记不爱刷牙。特别是从省城回来的头几天，牙齿是黄黄的，有一股异味。有一次，张秘书陪邵谦参加全省市委书记会议回来后的第三天，他见邵谦心情好时，问邵书记为什么不讲卫生，不爱刷牙时，遭到邵谦一顿没有来由的臭骂：“屁话，你给我翻翻，共产党的党章，哪一条哪一款规定，不讲卫生不刷牙就不能做共产党的市委书记？”秘书张桂生哑然。不知邵书记发哪门子火，弄得他实在是狼狈，口张了张，又不知所云。不过，骂过张桂生的邵谦又很快平静下来。竟像一位年长的大哥一样，走近他的秘书，伸出右手，张开五根手指，拍了拍张桂生的肩膀，欲言又止，再拍了拍他肩膀，还是无语。良久，邵谦的脸上流泻出万般的柔情，与刚才的无名火判若两人。他亲昵地却又是轻轻地拍了拍秘书的后脑勺，叹口气，摇摇头，说：“桂生，你不懂，你不懂啊——”一阵暴风骤雨，接着又是春光明媚，确实弄不懂市委书记邵谦演的哪门子戏。但是，自从这次以后，在上司面前，秘书张桂生做人做事总是小心翼翼，生怕再有所差池。

其实，邵谦是一个非常随和的人，秘书张桂生误解了他。这样的事，说得出口么？能对自己的秘书说？市委书记邵谦不刷牙不讲卫生，自有不讲卫生不刷牙的道理。这道理就是，前天离开省城时，在走出家门的前一分钟，他吻了肖婕，吻得很深很深，他要肖婕的口香久久留在他的嘴里、心坎里。他不愿意一根七寸长的牙刷和半寸长的牙膏将肖婕的口香从他嘴里剔了出去！在当今这个世界上，知道他这个秘密的只有他心爱的妻子肖婕。

刚才，也就是刚才。邵谦接到从省城打来的长途，不用说是肖婕的，夫妻间甜蜜蜜的悄悄话说了好久好久。最后，肖婕没有忘记提醒她的丈夫要漱口要刷牙。肖婕说：“好歹也是一个市委书记，别给党的形象抹黑啊？”

邵谦答道：“夫人放心，我邵某决不给我党抹黑。”

由于接到了妻子肖婕的电话，今天晚上，邵谦的心情十分好。独自一人站在阳台上，看着夜色中的一切，觉得什么都顺眼。

近处车水马龙的市城、远处朦朦胧胧的蒙山，天上明晃晃的皓月。市城是那样的美，一派南国风光、一番南国风韵，令他心旷神怡。蒙山是那样的雄伟、挺拔。远远望去，山顶上那座报国寺灯火辉煌。相传该寺修建于南宋。寺内有一青铜铸就的大钟，其钟设置于宋末，是为纪念岳飞而设。蒙阳市志记载：修此寺设此钟，当时一户米三斗，钱币三枚。寺建成后，数百年来，除“文革”期间停过数年，至今香火不断，钟声不停。那钟声不紧不慢，一声接一声，声音宏博，能传出数十里远；那是蒙山悠悠历史长河的见证。还有，蒙山脚下的莽界河，如一条玉带，从蒙山深处流下来，沿着蒙阳市城的边缘，一直往西，直往 K 省奔去。天空中的皓月相映下的大地，一览无余。啊，邵谦记起，今天是古历九月十六，俗话是十五的月亮十六圆，怪不得月儿这样的圆，这样的亮。在省城是看不到这样圆、这样亮的月亮的。身处这般美好山水城廓之间，邵谦的心情陡然升腾起一股不可名状的豪情：我邵某何功何德？来这里为共产党执掌一个近百万人口的大市！既未为这个政权扛过一枪、射过一弹，也未负过伤、流过血，完完全全是无功坐江山啊，他是出生在共和国诞生后的十年，在父亲伤一腿、中七弹、刀痕十数条、官至厅级、在省城声名显赫的家庭中长

大成人。从小学到大学，一路畅通。虽在“文化大革命”中当过几年走资派狗崽子，但，其父邵福奎平反官复原位后，他也从干事、科长一直升到处级。期间，娶妻生女，提职加薪。可说是事事顺意，官运亨通，前程不可估量，压根儿就想不到会到蒙阳市来做父母官。不过，他心里明白，从省城来蒙阳时，省委组织部一位分管干部工作的副部长，也就是那位当年曾在父亲身边做过八年秘书的鄢乔——鄢叔叔，现在的鄢副部长曾暗示过他：小邵，你们都是省直机关左挑右选出来的干部，放下去锻炼，是组织对你们的培养。好好干，过个三年两载的再回省城，就该给你压担子啰！我们这些人啊，该给你们腾位子啰！

官场上的语言，邵谦自然明白。

他在全省这个权力中心耳闻目睹多年，其中的奥妙机关，已是无师自通。大小官员的众生相，无时不在脑海前流淌，其中有铮铮铁骨、正气凛然、对党的事业真诚执著的长者；也有玩弄权术、投机钻营、男盗女娼的小人。但邵谦是正派人，敬重前者，鄙视小人。这次，省委将他安排到蒙阳来任职，他觉得是个机遇，既有天降大任于斯人之感，又有干出一番业绩之心。但更多感到的是责任。一种沉甸甸的责任！就说眼下，他治下的近百万人，百姓的生老病死、冷暖安危，社会领域的发展、稳定，无时无刻不在揪着他的心。只要稍有不慎，必然会铸成大错，愧对省委！当然，也愧对一直关心他成长的鄢叔叔。想到这些，邵谦的心凝重起来，如一尊雕塑，屹立在溶溶的月色之中。

邵谦难得的好心情被一阵急促的电话铃声骤然响起打乱。邵谦急忙从阳台走向房内，一看，是红机子在响，心中陡然升起一阵不祥的预感，全身紧张起来。他有个习惯，一紧张，会

全身的毛发便觉得一根根竖起来。他急急地抓起话筒，说：

“我是邵谦，发生了什么事？”

“邵书记，出大事了！”电话是市委机要室值班员打来的。“刚才，接到羊祜脑乡的报告，说该乡黑竹林村发生大规模的宗族械斗，曹姓和赵姓两路人马打起来了，动用鸟枪、火铳、松树炮，形势十分危急。乡党委书记吴天汉刚才来电话告急，请求市里支援人马，平息械斗！”

“马上给我接通吴胖子的电话！”

不一会儿，羊祜脑乡党委书记吴天汉那焦急的声音便在邵谦的耳边响起：

“操他娘，全乱套了，曹姓和赵姓两个家庭，为他妈个女人打起来，邵书记，已躺倒了十数个。”

“有死的么？”邵谦焦急地问道。

“还没有发现。”吴天汉答道，“娘的，没有公安局来怕是好难收场，几十岁了，没见过这个场合！”

听吴胖子报告还没死人，邵谦的心略为放下一点。他对乡党委书记吴天汉说：

“沉住气，你不能乱了方寸，马上赶到现场，把全体乡干部拉上去，主要是劝开，把曹、赵两姓人马劝开。必要时，可动用乡派出所干警维持现场，但决不能配带警具，决不能火上添油，在这点出了问题，我拿你是问！还有，我随后就到。”

邵谦与吴天汉通过话，立即用电话指示市委值班室：

“通知在家的市委、政府两家市级领导，马上赶往羊祜脑乡现场。还有，通知公安局周局长也去，但只能限带 10 名干警，行动要快！”

十分钟后，十数辆型号不一的轿车大车，亮着贼亮的车灯，几乎同时奔上了开往直通羊祜脑乡的公路。最醒目的是公

安局周局长那辆警车，亮着一闪一闪的警灯，响着“呜哇——呜哇——”的警笛，冲上车队的最前方，带着这支车队，急冲冲地在公路上奔驰。搅得沿途两边村落寮寨中晚睡的山民一个个睁大眼睛，看着这黑夜中奔跑的车队，他们不懂出了什么事情。

二

羊祜脑乡距蒙阳市城七十余公里，紧挨 K 省 K 北地区。一条起伏绵绵数百里的巴巴山山脉，将 K 北地区与蒙阳市所辖的羊祜脑乡划为两边。历朝历代，都以巴巴山山脊为线划为省界。巴巴山山脉以南是 K 省所辖，以北便是 S 省蒙山市所辖。羊祜脑乡便成为了 S 省版图上的最南端，也是蒙阳市最为贫困的乡镇。

羊祜脑乡辖十三村七十八组，近三万人口，又是个大山区，汉、苗、瑶族杂居。由于这里山高岭陡水冷林深，生存条件极为恶劣。因此，居住在这里的山民性情十分强悍。不论男女老幼，个个会几路拳脚，两句话不对头，棒子拳头就上来，总有一方鼻青嘴歪。特别是那些个女山民，个个更是了得！蒙阳人都晓得羊祜脑乡的一则典故：说是一对新婚夫妻，夜里睡下做爱，那男的爬在女的身上“哼哧、哼哧”了半天到不了位，惹得那女的淫火顿发，一脚便将丈夫掀翻。转身又从柜头上拿出一把剪刀，一把捋住丈夫两大腿中间的宝物，一边说：“没用的东西，不如剪下去喂狗！”说完，手起剪落，那丈夫的宝物被剪下半截。疼得那男人死了一回不说，还活生生地做了一生的太监！这则典故的真假如何，不得而知。但，有一点是事实，那就是蒙阳全市三十六乡镇的男子都不敢娶羊祜脑乡的

女子为妻。哪怕那女子长得天姿国色也不行。还有一点，是历届市委在配备羊祜脑乡党政一把手时，首备条件便是是否长得五大三粗，是否一餐呷得八两米饭进，然后才讨论其政治素质和领导才能。羊祜脑乡党委书记吴天汉就是在具备了首备条件和必备素质才能之后，才被中共蒙阳市委将他从市畜牧局第四副局长的岗位上提拔任命为羊祜脑乡党委书记的。

此时的吴天汉正像一尊铁塔似的凶神，站在曹姓、赵姓两族人的中间。叉手，圆睁怒目，虽其身已是极度疲惫，但沙哑的声音仍旧雄浑：

“反了不是？有话好说嘛，动不动就打架，还有王法吗？我问你们，谁敢再动手，噢！谁敢再动手？娘个脚，看老子这身两百斤肉，不撂倒几个才怪！”

乱糟糟的场面被镇住了。曹姓、赵姓两族人马，上百号人稍稍各自退后了一点，自然地分为两族人马仍不甘示弱，个个脸上在松把火的映照下，仍是冷得出奇，一脸杀气！随时都有一场新的械斗的发生！在短暂的沉默中，两方阵营里不知哪姓的人吼了一句：

“吴胖子，你少管我们的事，打啊，不打气不得出！”

一句话，将另一方激怒了，另一方立即有人喊道：

“怕个屁，人死朝天，不死再过年！打啊！”

话音刚落，新一轮更混乱的场面发生了。“叮叮当当”的木棒声、“噔噔”的铙声、声嘶力竭的喊打声伴着“哎哟哎哟”的哀呼声彼起此伏，山民的鲜血在无端流淌！

乡党委书记吴天汉和随来的十数个乡干部被暴怒的山民挤倒在一条小沟里，又被数不清的脚掌踏得头破血流，脑腔中一片空白！

在这千钧一发之际，市委书记邵谦赶到了。

冲在前头的警车高鸣刺耳的警笛声在两山狭谷间的平坝上如惊雷般地吼起。紧接着，周局长拿起车内的手提电喇叭威严地喊道：

“立即停止械斗——立即停止械斗——从现在起，谁要再不听劝告，政府将严厉惩罚！”

厮打混乱的场面很快被控制住。

胆小一些的山民丢了木棒、火把、提着鸟铳趁着混乱在溜。甚至，还有人打起了飞脚，鬼影影样地跑。哪有不怕政府的，哪有不怕官的。虽然，他们文化不高，道理懂得少，但他们从祖祖辈辈流下的古训是铭记在心的，这就是——民不斗官！

羊祜脑乡的这场宗族械斗平息了。

事后调查了解，事情的起因缘于一位曹姓的女子与一个赵姓的男子谈恋爱，恋着恋着就上了床，赵姓的男子把曹姓的女子肚子弄得鼓了起来。本来，这事儿扯个证了事，却不料那个赵姓的男子又看上猫跳岩寮庄的另一个女子。这下，捅了马蜂窝。曹姓家族的人认为受了赵姓家族的欺侮。开始是三五人，后是数十人，再后是上百人齐齐到了赵姓家理论理论，一来二去便打了起来。最终，发展成这场有数百人参与的械斗。

血腥的一夜过去了。

清晨。在群山环抱的羊祜脑乡政府所在地，自有与市城不同的另一番风景，乡政府在群峰底部的一块平坝上。放眼望去，大大小小的山头上，山岚缠绕，却又寒气逼人。时下，正是上霜时节。气温降至零度以下，远远近近的山头上结上了薄冰。被刚露脸的太阳一照，满山满岭银装素裹，一片洁白。知名不知名的鸟儿在各种高高矮矮的树上啁啾，叽叽喳喳，一派生机盎然。

在羊祜脑乡党委办公室里，市委书记邵谦、市长李沛远与一道同来的十数个副书记、常委、副市长们一个个疲惫不堪，衣帽不整，一脸倦色。在硬邦邦的木椅上，坐相全没有往日气派。早饭还没做出来，便不约而同地来到办公室，话题自然是扯起这次械斗的事来。像是开会，又像是闲谈。

市长李沛远心里窝着一肚子火，本来今天他安排了一个全市的财税工作会议。一向守时，在这个方面口碑很好的李沛远正在一遍又一遍地拨弄老式电话机，他要给政府办主任打电话，将大会推迟一小时。电话打通了，对方又没有人接，可能还在床上。李沛远更火了，一句话骂出口：“他妈的——”

骂完，起身朝门外喊自己的司机小宋，立即要赶回市城。

乡党委书记吴天汉见状，一手捂着包满白纱布的脑壳走到李沛远身边，说道：

“李市长，呷饭再去。”

“呷饭，呷哪门子饭，肚子早给气灌饱了。吴胖子，看你这个书记当的！”李沛远一甩手，便出了门。

吴天汉挨了市长李沛远骂，委屈得直哭，嚤嚤地像个崽娃子，边哭边走向市委书记邵谦，哽咽道：

“邵书记——”

邵谦安慰吴天汉道：“你莫哭，吴书记。”

其实，邵谦也一肚子火。这个李沛远，自他从省城来蒙阳任职后，一直没给他好脸色看。就说眼前的事，你要回市城开会，也该给我打个招呼吧，就像没有我这个人似的。当然，邵谦是深知其里的。他一到蒙阳任职，就听地委主管干部工作的副书记说过，邵谦的前任市委书记曾洁清调任地区副专员一职后，曾洁清向地委推荐过李沛远接任，地委也一致认为由李沛远市长接任市委书记较为合适，也准备这样安排。谁知，省委

将自己调来蒙阳。所以，李沛远仍留任原职不动，他心中有想法是可以理解的，但作为一个市委副书记、市长的李沛远眼下在这么多市级领导在座的情况下，竟连个招呼也不打就走了，把我这个市委书记往哪里摆，这不是给自己难堪吗？心里这么想，但讲出口的话却既是对吴天汉又是对在座十数个市级干部说：

“你们羊祜脑的这件事，我认为不能全怪你吴胖子的。突发事件嘛，神仙也难料！但是，我们在座的各位，特别是我们的市级干部，都要认真地从这次事件中想一想，应该吸取什么样的教训？我看哪，我们不能只埋头在经济建设中，不能一好遮百丑啊！同志们哪，我们的总设计师说过‘两手都要抓，两手都要硬’。还有，我们的毛主席也曾告诫过全党‘严重的问题是教育农民’。我认为两位伟人的话是非常有道理的。眼下，在我们蒙阳，精神文明建设怎么抓，在一个农村人口占百分之九十以上的山区市，如何抓好农民的思想教育？还有法纪教育。当然，我在这里说的，并没有一点否认以前市委、政府在这个方面所做的工作。但是，这个问题必须要引起我们的高度重视。首先，市委要坐下来专题研究这个问题。羊祜脑事件，我看决不能重演！”

在座的市级干部和乡镇的正副书记、正副乡长们都认为邵谦书记说得有道理，都在议论邵谦的话说得对。一时，小小的会议室里沸沸扬扬。

突然，不知谁冒出一句与刚才的话题无关的话：

“哎，王书记呢，杜副市长呢，还有娇娇部长呢——”

王书记是市委常委政法委书记王天明。杜副市长是市政府副市长杜刚一。娇娇部长是市委常委宣传部长向秀娇，在市城各机关，很少有人喊她向部长，大多喊她娇娇部长，各乡镇也

跟着这么喊。

从半夜忙到大天亮，刚坐下小憩不久，猛然发现少了他们三人。开始，大家不以为然，三个大活人，能丢到哪里去！有人笑哈哈地说：

“总不会叛国投敌吧，我们蒙阳十年的财政收入还买不下半架三叉戟呢——”

谈笑间，乡政府的人来请他们去用早餐。

在乡政府食堂用早餐时，仍未发现三人来吃饭。吴天汉这下才急了。立即召拢七八个乡干部到处找，角角落落找了个遍，仍未见到三人的踪影。这下，连邵谦也急了。草草吃过饭后，邵谦带着十来个市级干部以及羊祜脑乡的所有干部忙活了一天，走遍了羊祜脑大大小小数十座山头，仍未见到他们三人一丝踪迹。真是生不见人，死不见尸！

他们上哪里去了呢？

市委书记邵谦所料不及的是，王天明三人的悄然失踪，竟在蒙阳市的政治生活中引起一场轩然大波。上牵涉到省委的主要领导和有关部门、地委的正副书记和专员副专员，下牵涉到蒙阳市各乡镇的书记、乡镇长和市直机关各部委办局的头头脑脑。在一个相当长的时间内，各色人马在蒙山市城——这个全市政治经济文化中心上演了一场热闹异常的政治闹剧，那是后话。

眼下，王天明、杜刚一、向秀娇现在何处？话题还得从头讲起。

那天晚上，接到市委办的紧急通知后，他们三人一同急冲冲地上了政法委书记王天明的坐骑——沙漠王子。因为他们同住在市干楼的同一单元，居五、六、七层。平时上班下班接触较多，一来二去，便成了好友。谁家有瓶好酒，有碗好菜，都